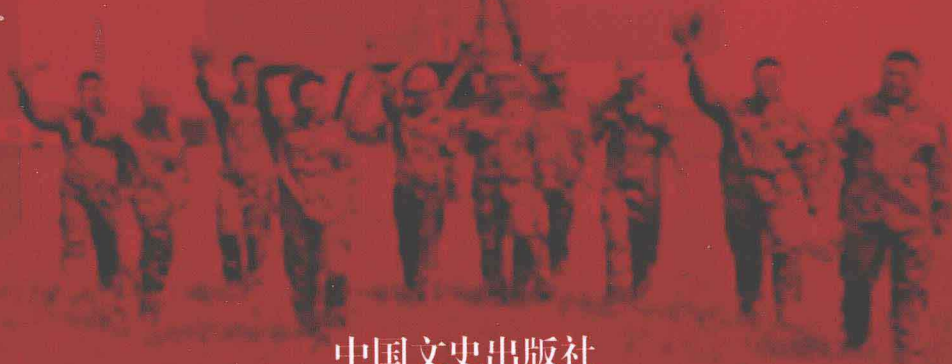


血脉
民族

不朽的忠魂

马至中原◎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山女走完了她8年的坎坷人生，那一刻她笑了，笑得很牵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轨迹呀，她把男人和三个儿子全都送往共和国石油生产一线……



中国文史出版社

血脉
民族

.....
马至中原◎著
.....

不朽的忠魂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山女走完了她8年的坎坷人生，那一刻她笑了，笑得很牵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轨迹呀，她把男人和三个儿子全都送往共和国石油生产一线.....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朽的忠魂 / 马至中原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34 - 4204 - 9

I. ①不…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922 号

责任编辑: 罗英 雷鸣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录 排: 人文在线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1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言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记得儿时课本上常常出现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道道服、手握刹把，站在高高的井架之上，头顶青天、脚踏荒原的英雄人物，他就是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不仅是石油工人的代表，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为了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了使国家迅速崛起和强大，他创造了“人拉肩扛”；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回头再看这样的演绎，仍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石油工人的激进和爱国热情，同时也能感受到作为工人阶级的自豪。岁月的流失、现世的浮躁使得当今石油工人的形象已经慢慢地淡忘在脑海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我与作家马忠源先生素昧平生，一次偶然机会我冒昧地登门拜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虽有过几次令人振奋的谈话，当他邀请我为其著作《不朽的忠魂》撰写序言时，我还是茫然了。石油人的故事，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特别是在这样远离社会人群的遥远地域，先驱者面临的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艰辛、创建事业的壮举和他们充溢内心的情感，常常不被人们所感知。

马忠源先生的长篇小说《不朽的忠魂》讲述了石油历史中许许多多曲折艰难的真实故事，把中国石油的神秘生活和石油人的高尚品格揉于一体，浓缩成小说特有的艺术世界。这就让不了解中国石油历史，不能直接感知石油人高尚情怀的人们，通过小说的艺术情节和人物的行动做为，真切地了解、感知、触摸到了中国石油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脉动。

《不朽的忠魂》立意构思、情节设计和人物布排，有一个鲜明的意蕴聚焦点，那就是石油队伍的国家之情、国家担当。小说从荒凉戈壁，尘沙慢慢的玉门讲起，1937年，国民政府委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前往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外勘察



油田的地质状况，他们历经艰辛，查明了老君庙、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三獾湾、夹皮沟等地区的生油、储油层，从此拉开了中国石油生产的序幕。

小说中主人公山女走完了她80岁的坎坷人生，那一刻，她笑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轨迹呀，她把自己的男人和三个儿子全都送往石油生产一线。

国统区物价飞涨、工资锐减，玉门油矿扬子公司爆发了工人集体逃亡事件，当局派出军警围堵镇压。一时间，戈壁滩上马蹄飞扬、枪声阵阵。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横扫大西北，当局有意要炸毁油矿，油矿是工人生存的命脉，一定要保卫油矿。王山娃启程之际，卧病在床的老母突然站在门前。王山娃双膝跪倒，老太太含泪把自己的狗皮褥子送给了儿子。媳妇山女带着3个孩子以讨饭为生，供养老母……油矿总经理邹明先生组织的护矿队，在武装对峙的同时，掩埋设备，保护矿井。1949年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四师先头部队，开进了油矿，玉门获得了解放。1952年毛泽东主席颁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王山娃为队长，高军为指导员的钻井队正式成立了，并命名为“山娃钻井队”，共42名职工，范玉翔、李青山、唐恩茂等都分别担任了生产骨干……

在一座废弃的养牛场里，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毛泽东主席欣然写下“大庆油田”四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从此自豪站在世界面前。

整部作品艺术化地表现了几代石油人为国家的石油事业忠诚献身、前赴后继的思想感情，逝者依然怀恋不能投身其中的国家事业，后来者则踏着先辈开拓的道路继续奋斗，创造新的辉煌。

小说主要人物和整体结构的设计，源于生活实际，又寓含了作家引人思索的创作意旨。

这部作品读起来使人有一种亲近感和切入感，宛如身临其境。这不能不说是作家把自己对石油的热爱托之于情节和形象的一种由衷的宣泄；是对故事的正确地把握，并将生活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

马忠源先生本身就是石油队伍中的一分子，一直生活、战斗在石油开采火热的阵地，熟悉石油人的生活，了解石油人的感情，在生活与工作中汲取素材、体验情感，对小说题材和人物情感的把握确有独到之处。

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把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艺术化的人物和艺术化的事件奇妙地融为一体，从而创造了一个石油

人的艺术世界，把人们带进了真实真切的艺术氛围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促使作家创作出了这部长篇小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真实的中国石油发展史，也是几代石油人的奋斗史。

马忠源先生是随着油田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就石油题材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性艺术特色，他不愧为其中的佼佼者。

电影人：殊途

2013/6/2

目 录

第1章	不肖子已过知天命	老母亲八旬展笑颜·····	1
第2章	苦菜花喜迎新世纪	病老姬梦回旧时光·····	5
第3章	卢沟桥浴血民族危	戈壁滩上演强国梦·····	9
第4章	调查所招兵上西北	群精英汇聚戈壁滩·····	13
第5章	国民党玉门建油矿	共产党相助送钻机·····	16
第6章	一号井出油奠基础	贫油娃失业种洋芋·····	20
第7章	打比赛产炼一条龙	憨油娃逢巧进油矿·····	23
第8章	憨徒弟捐回救命钱	好婆姨买药救养母·····	28
第9章	八号井井喷出事故	祸变福坏事成喜讯·····	31
第10章	喜得子山女盼夫归	忙赶路山娃行夜道·····	34
第11章	运设备局长亲上阵	迎贵客矿场唱大戏·····	38
第12章	西炼厂试炼获成功	谭世藩病重住医院·····	42
第13章	黄汲清奉令赴新疆	孙越崎立下军令状·····	45
第14章	严矿长急见王山娃	维修班首次获大奖·····	48
第15章	大雨后又遇着大火	蒋总裁莅临嘉峪关·····	51
第16章	蒋介石突然访油矿	胡宗南表现像保镖·····	53
第17章	钻井工列队赴荒沟	勇壮士新疆搞测绘·····	56
第18章	孙越崎重奖八号井	憨山女惹恼酸婆姨·····	59
第19章	骆驼草萌生翡翠绿	不肖子降生母堪忧·····	63
第20章	大洪水无情炼厂毁	二缠子逃难来油矿·····	66
第21章	戈壁滩上演鹰抓兔	贫寒家婆姨养母鸡·····	69
第22章	戈壁滩悲壮沐血雨	石油人命贱被人欺·····	72
第23章	黎明前黑夜盼天明	风云起更见铁血男·····	75
第24章	闹发饷工人遭镇压	护徒弟师傅离油矿·····	78



第 25 章	小孩子不懂大人心	憨娃子慷慨舍鸡蛋	81
第 26 章	用心计欲留汉在家	行仗义徒弟救师傅	83
第 27 章	讲实话勾娃子挨打	回油矿先过奶奶关	86
第 28 章	识大义慈母送儿郎	护油矿上下齐努力	89
第 29 章	箭上弦经理忙奔走	枪在手汉子写春秋	92
第 30 章	保种子不能饿死娘	填肚子头巾换锅盔	94
第 31 章	祁连山风冷人更冷	骆驼草孕育新希望	97
第 32 章	恶士兵抢走瘦骨鸡	苦命娃不敢面对娘	100
第 33 章	提灯笼寻找讨吃鬼	伏母背憨娃泪纷飞	103
第 34 章	断粮娃难断兄弟情	旧衣服换得救命粮	106
第 35 章	憨狗娃讨饭欲抵鸡	绝境家找到新活路	108
第 36 章	邹经理慷慨赴军营	解放军奉命出张掖	111
第 37 章	黄新廷神兵进油矿	彭德怀送来现大洋	113
第 38 章	苦命人挨过苦日子	病老嫗无缘好光景	115
第 39 章	唱山歌送汉回油矿	杨拯民就任新局长	118
第 40 章	山里娃举家进油矿	好学子回国献良策	121
第 41 章	毛泽东挥毫传军令	步兵师改编石油师	124
第 42 章	高连长拜师学技术	讨吃鬼有了新名字	127
第 43 章	维修工领命当队长	废铁砣变成宝钻机	130
第 44 章	新学童坐进新教室	四不像挺进荒山沟	132
第 45 章	鼓干劲井场当战场	打比赛山娃战春祥	135
第 46 章	断销子不断真友谊	打比赛赛出真感情	137
第 47 章	杨局长慰问送西瓜	四不像战胜爱迪尔	140
第 48 章	半边天东湖建农场	学生娃花海摘瓜忙	142
第 49 章	为找水全队齐参战	战井喷党员冲在前	144
第 50 章	好战友昏迷进医院	指导员奉调别战友	147
第 51 章	脚负伤汉子困囚笼	闹情绪战士进荒沟	150
第 52 章	众职工请缨上新疆	高书记安抚战友心	152
第 53 章	白面馍送给同命人	勺娃子遇上傻大姐	155
第 54 章	大老鼠作伴解孤独	纸飞机承载少年梦	158
第 55 章	余秋里摆擂提钻速	张云清战胜王山娃	160
第 56 章	十斤娃大闹调度会	王进喜欲战张云清	163
第 57 章	王进喜荣摘最高奖	祁连山插上标杆旗	165
第 58 章	老战友提酒赴家宴	少年郎不忘傻大姐	167

第 59 章	好伙伴难懂伙伴心	西河坝寻梦梦难寻	170
第 60 章	小生命魂归戈壁滩	钢铁汉远赴萨尔图	173
第 61 章	好伙伴携手去流浪	高中生神秘失踪影	176
第 62 章	赴东北誓圆报国梦	走大漠沐浴落日圆	180
第 63 章	憨母亲怒打不肖子	傻大姐魂归西河坝	183
第 64 章	卧冰雪军歌震天响	立井架人拉肩又扛	186
第 65 章	高中生上井了夙愿	大队长辞官下井队	189
第 66 章	王铁人振臂一声吼	大会战群英战荒原	191
第 67 章	土办法拖起铁钻机	毛泽东命名大油田	193
第 68 章	渡难关三餐五两粮	别玉门难舍旧时光	195
第 69 章	离井队身心不离井	谈理想少年吐真言	198
第 70 章	攒学费苇塘采蒲棒	救弟弟飞身掐饿狼	201
第 71 章	扛铁锹母亲忙生产	志未酬壮士身先死	204
第 72 章	大会战壮举留史册	三勇士英名垂青史	206
第 73 章	感人生能有几回搏	做老骥伏枥志千里	208
第 74 章	苦夫妻共度甘苦	暂离别身离心不离	210
第 75 章	铁汉子一去不复返	好战友从此两分离	212
第 76 章	大会战圆满近尾声	周总理宣言震世界	215
第 77 章	圆夙愿青年欲当兵	毁通知母亲违心愿	217
第 78 章	惹祸事开车上大树	惩孽子母亲发虎威	219
第 79 章	疯婆姨暴怒下狠手	不肖子穿上油工服	221
第 80 章	别母亲憨娃满脸泪	赶会战青山尤不老	224
第 81 章	杨班长大发雷霆怒	受委屈泪光掩月光	227
第 82 章	赶回家不知家何处	人生路几度春与秋	229
第 83 章	范玉翔细说家中事	王卫油因病转试油	232
第 84 章	过生日不等娘回家	回井队赶上战井喷	234
第 85 章	陷阱深难免心胆寒	油龙烈怎抵报国心	237
第 86 章	战油龙不顾生与死	坐钢圈皮裂血横飞	240
第 87 章	寒风冷勇士不穿衣	寄希望后生抢先上	243
第 88 章	望明月母亲展笑脸	缚油龙青年泪纵流	245
第 89 章	动真情农民买烧酒	奏凯歌工人成雕塑	248
第 90 章	传噩耗秀容病加重	风雨夜战友两离别	250
第 91 章	手拉手夫妻赴黄泉	埋忠骨荒野雨霏霏	254
第 92 章	逢大雪挨饿抢完井	遇小站相救女同胞	256



第 93 章	顶风雪北上二十里	救女工不怕冰雪寒	260
第 94 章	耿桂花道出从前事	王卫田又遇傻大姐	263
第 95 章	油二代结婚成家业	石油人大旗永不倒	266
第 96 章	张文彬受命战华北	石油人挺进古潜山	269
第 97 章	任四井出油揭序幕	金娃娃奏响开门红	271
第 98 章	总指挥问询老部下	警卫员洒泪诉冤屈	273
第 99 章	任六井出油定乾坤	大平原竖起会战旗	276
第 100 章	困难压不倒英雄汉	古燕赵奏响新凯歌	278
第 101 章	中南海挥笔荡雷霆	石油人跑步上任丘	281
第 102 章	旌旗猎万马战犹酣	寻亲人兄弟难相见	284
第 103 章	领任务职工闹情绪	找亲人哥哥没音讯	286
第 104 章	好工人抢上刘李庄	穷汉子拦车芦苇荡	289
第 105 章	刘李庄抢下深井泵	杨马庄气举自喷井	292
第 106 章	李文天带来好消息	魏大力到访天门口	295
第 107 章	会战紧兄弟难聚首	寄家信又接新任务	298
第 108 章	抢完井职工干劲大	争速度挺进任八井	301
第 109 章	遇井喷轮流抢上井	见二哥满脸辛酸泪	304
第 110 章	上咎岗右臂被击伤	北戴河兄弟再聚首	307
第 111 章	范玉翔欲留黑土地	王卫油病重进医院	309
第 112 章	牛肉面预示老母心	出事故请求背处分	312
第 113 章	车窗里展望新油城	医院外沐浴暖阳光	315
第 114 章	人倒下不怕心不倒	人穷了不怕志不穷	317
第 115 章	王卫油因病含笑去	石油人忠魂永不朽	320
尾声			322

第1章 不肖子已过知天命 老母亲八旬展笑颜

在古老而又神奇的华北大地上，有一座原本不怎么知名的小县城，名曰任丘，相传这里有一座古时候姓任的大将军的坟墓，故而得名——任丘。

然而，令这位曾经驰骋于疆场的大将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时至二十世纪后半叶，这里竟毅然崛起了一座令人为之自豪和骄傲的现代化油城——华北油田。

自古燕赵多慷慨。华北油田的崛起，正如同这千里大平原下，经历古生态地质变迁，孕育而生成的石油一样，饱经沧桑与辉煌。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为了民族的崛起，在这里怀揣同一个理想，上演了无数的慷慨悲歌。

这一天是公元1999年12月31日，恰好也是20世纪的最后一天，整座油城笼罩在一种神奇的金色的霞光里。当夕阳渐渐落下，一时间油城华光闪耀，车水马龙，在一处大显示屏上正播放着北京世纪坛倒计时实况录像。欢快的石油工人们、家属们、孩子们拥挤在一起正自发的数着即将跨世纪的倒计时：“10、9、8、7……”

在某小区住宅楼里，刚刚离岗的55岁某采油厂采油大队大队长王卫田，丢了一脸的郁闷，也全神贯注地望着电视屏幕中那一幅幅群情激奋的画面。

“7、6、5……”

21世纪的钟声终于敲响了。

窗外突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王卫田的脸上一阵痉挛，恍然间，那逝去了的无数无数的峥嵘岁月，仿佛一下子浮现在他眼前。

在那以往的岁月中，令他感受最多的是艰辛、困惑、挣扎和奋进，当然也有痛苦和叛逆。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就仿佛是在昨天。

离王卫田的住处，仅隔几栋楼，便是试井大队的家属楼，楼层的高度和室内布局都大体一致，这在全油田甚至全国各油田也都是如此。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正坐在轮椅里，她也把目光紧盯在电视屏幕上。这位老妪目中无神、表情呆板，但干瘪的嘴角上依然留有一丝淡淡的微笑。

她就是王卫田的母亲——山女。时至今日，她已经整整八十岁了。她是位秉性倔强又历尽坎坷的女人，同时也是位普普通通的母亲。说她普普通通是因为她与她那一代的女人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说她秉性倔强，是因为她毅然把自己的丈夫以及三个儿子毫不吝啬地全都送往共和国石油生产一线。而她自己作为一名石油随矿家属为了在保障前线生产，开荒种地，种粮种菜，“石油”也几乎耗尽了整个青春。

山女的丈夫王山娃就是当年在祁连山脚下茫茫戈壁千年流淌的石油河上，以捞油为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油娃”，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作者，牺牲在了大雪弥漫的钻井平台上；大儿子王卫国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为国捐躯；二儿子王卫油于三年前病逝；眼下就剩小儿子王卫田了……

就是从二儿子病逝的那天起，山女就不再讲话了，不会哭，也不会笑，她那复杂又极其简单的内心世界从此完全封闭了，整个人就像一颗在沙漠中完全耗尽了营养和水分的老胡杨树，干枯和腐朽。

此时此刻，她坐在轮椅上，表情木讷地注视着电视屏幕，谁也不清楚她那饱经沧桑的内心世界究竟在想些什么？

或许她想到了自己儿时孤苦伶仃，跟随一个老叫花子，一路讨饭，由黄土高原走进漫漫黄沙的西域戈壁。或许她想到了自己的男人，那个曾经在石油河畔捞油的“油娃”，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自己的干哥哥，后来结为夫妇，也许当初只是为了几个救命的大钱，而双双奔赴油矿；或许她想到了没吃过一顿饱饭而追随父亲足迹，牺牲在大庆油田冰天雪地里的大儿子王卫国；或许她想到了为救弟弟只身掐死饿狼，病重而不离岗的二儿子王卫油；或许她想到了从小就叛逆和不争气的小儿子王卫田。当然，还有那么多与她并肩跋涉和奋进的好战友、好姐妹、好徒弟们，如高军、向秀茹、范玉翔、李青山、唐恩茂、魏大力，等等等等。然而，她朴实坚定又激情勃发的内心的一切情感和希望，在过去的某一刻，确切地说：是从三年前二儿子病逝的那一刻起，被一扇戛然关闭的大门给完全屏蔽了，不会再有人知晓了，永远也不会再有人知晓了！

然而事情似乎总是没有绝对的。

二儿媳高晓红正端一小碗粥，从厨房走进客厅，她一眼就看见婆婆脸上挂着的那一丝神秘的灿烂的淡淡的笑容。

高晓红的脸上一阵惊讶，三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她端碗的手也一阵颤抖。她赶忙把碗放在一边，弯腰仔细朝婆婆脸上端详，当她确信婆婆果然是在笑，便飞身到沙发边上，一把抓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王卫田的老伴儿耿桂花。

高晓红：“是桂花儿吗？我告诉你，三年了，整整三年了，咱娘笑了！”

耿桂花：“这是真的？太好了！我这就告诉我们家老王！”

高晓红：“你告诉他，叫他明天早点儿过来，给娘过生日的事都准备好了。”

耿桂花：“你就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孩子们也从国外往回赶呢，明天一准儿都到任丘！咱们家可算团圆了！”

高晓红：“明天是咱娘八十岁生日，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让他老人家高兴！”

耿桂花：“是呀是呀！她老人家这辈子不容易，一定会让她高兴的！”

高晓红：“那好！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早点休息！”

耿桂花：“好的！”

耿桂花放下电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推门来到客厅。

王卫田正倚在沙发里，眼睛虽然注视着电视屏幕，但思绪却不在其中，耿桂花似乎也看出来，老伴儿的思绪正经历着以往逝去的无数无数的峥嵘岁月。

她没又去打搅，而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又来到老伴儿面前。

王卫田的眼前和心里，正一幕幕地闪现着他所经历的大漠、戈壁、窑洞、井架，甚至还有讨饭、逃学、挨打……他的下颚处的疤痕，以及木桩般不能打弯的残疾的右臂，正隐隐作痛，以至于耿桂花端着水，就站在自己身边儿，他竟一点儿都没发现。

耿桂花上前拍了拍王卫田的肩膀，把水递到他的手上，随手拿起遥控器，关上了电视机。

王卫田这才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看了一眼身旁的老伴儿，伸手要夺遥控器“你……你怎么把电视关了？”

“都几点了？早点儿睡吧！”

“哦！也好！”

“刚才二嫂来电话了！”

“说什么？”

“她说，咱娘笑了！”

“哦？是吗？”

“我也纳闷哪！自从二哥去世，整整三年了，娘没说过一句话，怎么突然会笑了？”

“是呀，咱娘三年不哭不笑了，偏偏要过生日了，突然会笑了，恐怕不是好兆头！”王卫田喝了口水说道。

“别瞎说！”耿桂花赶忙将他的话打断。又接着说道：“无论如何，明天也要

把她老人家的八十大寿过好!”

王卫田点点头。

耿桂花接着说道：“明天华生从新加坡回来，咱庆生也从土耳其回来，午饭前保证都能赶到任丘，我定了咱油田最好的饭店，保证让咱娘的生日过得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

王卫田欠欠身说道：“孩子们都忙，大老远的就别回来了，有二嫂和咱俩，还有儿媳妇和孙子，我看咱娘不会不高兴的，你说呢？”

王卫田说完喝了一口水，两眼多少带着一些责怪望着老伴儿。

耿桂花：“那怎么成？这是咱娘八十岁生日，一定要过好，我给二嫂也说好了，她也有三年没见华生了，咱庆生也有一年多没回来了，这俩小子要是回来，咱家可就大团圆了，娘还不定怎么高兴呢。”

“好！好！好！那就都依你！”王卫田说着把水一口气喝干，左手端着空杯，右手使劲儿住着沙发扶手，站起身来。

耿桂花上前扶住他，从老伴儿手上接过空杯子说道：“明天，你还有件大事要办。”

王卫田一愣问道：“什么大事？”

耿桂花笑了笑：“你给车队调度打个电话，反正都是你的老部下，让他们派辆车来，把咱娘接到饭店去。”

王卫田显然有些犹豫：“这——他们都忙，何必去麻烦他们？再说了，我已经退居二线了，不想去麻烦他们，依我看，这样吧！给娘多穿点，我用轮椅，把娘推到饭店去，也好让娘好好看看，看看咱油田现在变化有多大。娘肯定高兴。”

耿桂花看了看他，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随手关了客厅的灯。

第2章 苦菜花喜迎新世纪 病老姬梦回旧时光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2000年元旦的第一天，尽管天气愈显寒冷，但阳光却格外灿烂。

王卫田起床的时候，他老伴儿耿桂花手机和座机就接打个没完没了，由始至终王卫田也没插上几句嘴，他也懒得惹闲事，凭自己的老伴儿怎么安排吧。

他不声不响地下了床，来到卫生间，洗漱过后，拖着一条残疾的手臂，很吃力地往身上一件一件地套衣服。先是衬衣、领带、然后是毛衣、西装、最后是一件黑色羊绒大衣。穿戴妥当后，他走到大镜子前，前后左右地照了照，嘴一咧，哼了两声：“不错！的确不错！”

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满打满算今年才55岁，然而头发却已经全白了，奇怪的是：除了下颚上，母亲当年用烧红的炉条给自己留下的永久的疤痕外，竟然连一条皱纹也没有。

耿桂花一边打着手机，一边把一个大纸袋塞给他，这是她昨天去石油商场给婆婆买的一件羽绒服。

王卫田也没说话，夹起羽绒服跟往常一样匆匆地下了楼。

刚一出楼道，他使劲儿呼吸了一下清冷的空气，抬头看见不远处一座怪模怪样的抽油机在旭日下一上一下地运转着，像预示着什么，亦或是讲述着什么。

王卫田迟疑了许久，这才整了整大衣领子，抬头望了望天空，打了个喷嚏，顺楼前小道朝二嫂家走去。

高晓红同往常一样，早早就起了床，先给婆婆梳洗妥当，扶到轮椅上，推到电视机跟前，然后打开电视机，调到油田新闻的节目。

山女依然面无表情地坐在轮椅上，脖子上围了块大毛巾，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电视。电视正播放油田新闻。

高晓红走进厨房，不一会儿端着一小碗粥，来到婆婆跟前。她先舀起一勺放到自己嘴边儿试了试温度，这才小心翼翼地送到婆婆嘴边儿。

山女努力吃进嘴里一小口，但还是有一点顺嘴角流下来。

高晓红赶紧用毛巾给婆婆擦净，又舀起一勺，刚要喂，电话铃响了。她放下碗，又给婆婆擦了擦嘴，这才走到沙发边上接电话。

高晓红：“喂！哪位？华生……你到哪儿了？”

王华生：“妈，是我。我已经到北京了，刚下飞机。”

高晓红：“太好了，你婶子让你在天津等庆生，你们哥俩见了面一块儿往这赶。”

王华生：“我知道，刚跟婶子通了电话，您放心吧！”

高晓红：“好，妈……妈等你！”

王华生：“妈，你哭了？”

高晓红：“没……没有！”她下意识地使劲儿揉了揉眼睛。

王华生：“奶奶好吗？”

高晓红望了一眼坐在轮椅里的山女的背影，接着说道：“你奶奶……她不太好，自从你爸走后，奶奶到现在还没说一句话呢……”

王华生：“您别急，再有两三个小时儿子就到家了。”

高晓红：“好。好。”

她放下电话，端起粥，又来到婆婆跟前。山女歪着头注视着电视，脸上竟然又出现了神秘的、灿烂的、淡淡的微笑。

高晓红感到十分惊讶，她看了看电视节目，还是油田新闻，也没什么可笑的，转而又看看婆婆的脸，的确是在笑。

于是，她低下头，凑近婆婆耳边儿，小声问道：“娘，你看到什么了？你是在笑吗？”

山女没有任何反应。

高晓红抬起头，舀了一勺粥，正要喂，这时门铃又响了，她赶紧放下碗，走过去开门。

王卫田夹着羽绒服走了进来。

高晓红接过羽绒服，拉着王卫田说道：“你快来看看，娘又笑了！”

“什么？娘又笑了？”王卫田说着，三步两步就进了里屋，一眼瞧见坐在轮椅上已是满头稀疏白发的母亲，他慢慢朝母亲背后走近，伸长了脖子，从侧面朝母亲饱经沧桑的脸上迅速一瞥，而后赶紧把目光移开。

说实话，只这一瞥，他的心就有些颤栗，这不光是在他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没有冲他笑过的缘故，而是母亲从来就没有正眼瞧过他，抑或是慑于母亲与生俱来的威严与蔑视，他也从来就不敢正眼去看母亲。

高晓红走进来，端起粥递给王卫田，示意他给山女喂粥。

王卫田这才定了定神儿，接过粥碗，可他还是把粥碗又还给了二嫂。怯生生地站在一旁观看。

高晓红白了他一眼，只好舀起一勺粥，用嘴试了试温度，给婆婆喂进嘴里，然后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冲婆婆说道：“娘！今天是您八十岁生日，孙子们都要回来，还有您的小重孙子贝贝也不去托儿所了，全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您高兴不？”

山女听了这些话，果然点了点头，嘴角上流露出一丝难得的淡淡的微笑。

王卫田凑近一些，仔细打量母亲的脸。

山女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也许是她看见了王卫田就站在自己身旁，抑或是她想起了以往小儿子在她心目中划过的种种印象，令她极为不痛快也说不准儿，总之，她的目光的确在王卫田的脸上一滑而过，表情立刻就变得冷峻和凝重了，当然也少不了那种令王卫田久已习惯了的刻骨铭心的轻蔑与鄙视。

王卫田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流动加速，不由得也是习惯地打了个冷战。

高晓红使劲儿用目光安慰他，同时用自己的身体把王卫田挡在了婆婆的目光之外。

王卫田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思绪又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那些艰辛与困惑的岁月之中。

高晓红并没有去理会王卫田，而是坚持给婆婆喂完了饭，又给婆婆从手到脚忙乎了一气，最后把王卫田带来的羽绒服给婆婆穿好，又戴上口罩和手套，这才冲痴痴呆呆的王卫田喊了声“好了！该走了！”

王卫田下意识地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

“该走了！”高晓红又重复了一句，也往自己身上套了件外套。

“早了点儿吧！”王卫田嘟囔了一句，这才晃晃悠悠地站起身。

高晓红瞥了他一眼，带好手套说道：“你不说让咱娘逛一逛吗？”

“好！走吧！”王卫田说着，走到山女的轮椅旁。

高晓红打开了房门。

大街上和风丽日，车水马龙，王卫田推着轮椅，高晓红则跟在一旁，一行三人走走停停，缓缓地穿行在宽敞的会站大道上。

山女的表情果然不同凡响，甚至有些手舞足蹈，王卫田笑着对身边的二嫂说：“看看，我这主意不错吧？看把咱娘高兴的！”

“不对！你停下！”高晓红急着说道。

“怎么了？”

王卫田停住脚步，他也觉得母亲的表情有些夸张，嘴里也发出呜呜的声响。